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續紅樓夢
第二十一回 六禮告成巧姐出閩 十月孕足平兒生子

話說史湘雲在病中誤將黛玉認作探春，說了好一會的私話。今聽黛玉連說帶玩的笑了出來，這才心中省悟，自己錯認了人，把話說冒失了。已經說出口來，悔又悔不得，只得扯縴子伸過手來，把黛玉的脖子抱住，笑道：「三姐姐那裡去了，怎麼把新二嫂子的罵勞動過來了，寶哥哥怎麼捨得放你出來，不知他這會子怎樣恨我呢。」黛玉見湘雲摟了他的脖子，也便順手兒搬過湘雲的臉來，臉微著臉兒笑道：「三姐姐回家去了。我好意來服侍你，給你做伴兒，你倒說出這樣話來了。寶哥哥心裡難過，還有個寶姐姐替他解呢，雲妹妹心裡的難過，這可教人就沒了法兒了。」湘雲笑著啐了一口道：「罷喲，你不用打趣我了，老鴉也別笑話豬黑，你為什麼因婚姻不遂作踐了自己的身子？『寶玉你好』的四個字，鬧的普天下的人知道了，這會子還敢笑話人來了。你也想想，咱們姊妹倆從小兒耳鬢廝磨的這些年，如今我的命不好，落到這個下場頭，你就很該可憐我，替我分點憂兒才是，怎麼你倒打趣起我來了，這可還怪得我有句私話兒不肯對你說麼？」黛玉聽了，摸著湘雲的臉笑道：

「雲兒又急了，你放心罷，你這件事，姐姐替你出點力兒就是了。等我明兒親自到廟裡去見我父親，求他轉求二位仙師發個慈悲，也教妹夫回了生，你願意不願意？」湘雲聽了笑道：

「你這個話是當真的麼，還是哄我玩呢？你若果把我這件事替我辦成了，我情願答報你一輩子的恩。」黛玉笑道：「別的事哄你玩罷了，這個事是如何哄得人的呢，只是妹夫隱瞞姓名，將來找魂只怕費點力兒。」湘雲道：「我想這也沒什麼難處。

姓名雖隱，容貌可認。況且你妹夫靈柩尚未安葬，只用請了仙師打開棺木看看模樣兒，也就容易找魂了。倘或怕死後容顏難辨，他還有遺下的一個影像圖兒呢。」黛玉笑道：「你這個話說的倒也近理，我明兒就照著你的這個話說就是了，只是你才剛兒說，要報我一輩子的恩，姐姐也當不起你這一句話。如今咱們現在一張牀兒上睡著，你就把我暫且當做妹夫，把你平日侍奉妹夫的那個樣兒，全個兒拿出來侍奉侍奉我，也就算你答報了我一輩子。好不好？」湘雲聽了笑著啐道：「呸！放狗屁的話。我不該是寶哥哥，你不該把你那個樣兒拿出來？」二人嘻嘻哈哈的笑起來。

下邊榻上，早驚醒了紫鵲、翠縷。二人聽見嘻笑之聲，就知道湘雲的病好些兒了。二人忙披了衣裳走至牀邊，紫鵲問道：

「史大姑娘，你好些兒了麼？你們半夜三更的笑什麼呢？」湘雲笑道：「我這會子好些兒了。你看，你們姑娘睡的糊裡糊塗的，竟把我當成你們寶二爺了，你說該笑不該笑？」紫鵲聽了，笑著搖頭不信。翠縷聽了笑道：「這也怪不得林姑娘，把姑娘認成寶二爺，本來姑娘長的身段兒、眉眼兒和寶二爺差不彷彿兒，就只是少……」湘雲聽了，不等說完，忙喝道：「小蹄子，又混喂你娘的來了，少什麼？你說！」招的紫鵲早已笑倒在牀上了。黛玉翻身坐了起來，用手帕子握著嘴笑，向翠縷道：「糊塗東西，你坐下，我告訴你罷。才剛兒你姑娘教我替他求求姑老爺，請了二位仙師來救一救你姑爺，我就和你姑娘噉著玩兒說，教他把我暫且當成你姑爺侍奉侍奉，我們就是為這個話笑的。你就不問青紅皂白，信著嘴兒混說來了。」翠縷聽了，向湘雲道：「姑娘你也太古板了，人家林姑娘替咱們成全這一件天大的喜事，姑娘就把林姑娘當成咱們姑爺，也沒有什麼難為著你的地方兒，難道林姑娘長的還不俊麼？」湘雲聽了笑罵道：「你們都聽聽，這個小蹄子越發說上樣兒來了不是，你快給我夾著睡去罷。」翠縷聽了，又向黛玉笑道：「姑娘，我和你商量，你明兒只管求姑老爺去，我們姑娘他既不肯，我當日也是侍奉過我們姑爺的人，我就替我們姑娘侍奉你老人家也是一樣罷了。」黛玉聽了，笑著啐道：「睡覺去罷，小蹄子，你倒願意，我可不呢。」招的眾人又都大笑起來。紫鵲是個心細的人，知道湘雲一天沒進飲食，忙去搗著風爐，衝了兩碗藕粉桂圓兒湯來。湘雲、黛玉每人喝了半碗，分給紫鵲、翠縷每人半碗。大家喝畢，重新歸寢。

到了次日，清晨起來，湘雲原無大病，不過一時不能遂心，急火上攻所致。此時起來，依舊精神照常了。黛玉見了，不勝歡喜。忙差紫鵲告訴王夫人去。湘雲囑咐道：「紫鵲姐姐，昨兒晚上我和你們姑娘說的話，眾人面前露不得一個字兒。眾人要知道了，我可不依你。」黛玉笑道：「你只管放心，我們紫鵲的嘴是最穩的。倒是你們翠姑娘，你倒要囑咐他一聲兒。」

湘雲道：「那個小蹄子，他敢說出一個字兒來，你看我拔他的舌頭不拔。」翠縷笑道：「罷喲，人家就連這麼一點好歹兒也不知道，舌頭就教你輕容易拔了去的？人家還要留下伺候姑爺呢。」招的眾人又都笑起來。忪的紫鵲推了他一把，自去告訴王夫人去了。黛玉笑的摟住腰道：「這個翠姑娘真有趣極了。」

湘雲笑道：「教他把我忪的也沒了法兒了，盡他混喂去罷。我也沒那個閒嘴罵他了。」黛玉道：「妹妹，你說妹夫當日有個行樂圖兒，還是在家裡收著呢，還是帶了來了呢？」湘雲道：

「帶了來了。」黛玉道：「既是你帶了來了，乘著這會子沒人，你就取來交給我，省得過會子他們來了，又該問得了。」湘雲聽了，便從衣箱裡取出一個軸子來遞與黛玉。黛玉接來展開一看，只見上面畫著一個少年，眉清目秀，齒白唇紅，就是瘦弱些兒。黛玉見了不覺點頭歎息，招的湘雲哭的抽抽噎噎的。

正在傷感之際，忽聽紫鵲在院子裡說道：「太太、奶奶、姑娘們都來了！」湘、黛二人聽了，忙將行樂圖兒捲起，暫且放在一邊。只見王夫人、李紈、鳳姐、寶釵、惜春五個人，一齊走了進來。王夫人問道：「大姑娘你到底是怎麼了？昨兒沒把我們的魂都嚇掉了。今兒我想再把王大夫請來，多吃幾服藥調理調理。」湘雲道：「我大概是前兒在林姑老爺廟裡受了點子風寒，昨兒夜裡吃了藥之後，已經出了汗了。今兒覺得精神還是照常，不用請王大夫了。我素日也最怕吃那個苦水兒的。」

黛玉道：「雲妹妹，依我說，昨兒這劑藥吃的就很見效，你今兒倒是再照原方子吃一服，另改了方子，只怕未必像這個方子靈應了。」湘雲笑著點點頭兒，便讓王夫人、李紈等五人一齊坐下。紫鵲、翠縷送上茶來，大家吃著茶。李紈、鳳姐、惜春三人告訴湘雲，昨兒孫紹祖來的那個樣兒。黛玉便趁著空兒，悄悄的拉了王夫人、寶釵到一邊，將湘雲的心事，並自己要晚上親身到廟裡替湘雲求仙的話說了一遍。王夫人、寶釵聽了，都十分歡喜。

正在談講之間，只見薛姨媽家差個老婆子，手裡拿著個拜匣兒進來，先與王夫人請了安，又向李紈等問了好，稟道：

「我們太太差了我，來請這裡太太、奶奶、姑娘們來了，昨兒我們那個神仙親家老爺，把我們親家太太送到我們家來了。我們太太和我們大奶奶都喜歡的什麼似的，商量著請請親戚們，家裡熱鬧熱鬧。因為請下老太太和姑太太，白日裡又不便當，所以改成夜酒了。」王夫人聽了，不勝歡喜，向李紈笑道：「你們看這個菱姑娘，他倒是個有福的人兒。從小兒被人拐了去，賣到姨太太家作婢女，因為模樣兒長的好，後來大了，蟠兒就收在房裡，受了多少的委屈，到底熬的扶了正，養了兒子。月子裡得了病，又死了。死了又活了，這會子索性連爹爹、媽媽都認著了。真是千奇百怪的事兒世上都有的。你打開拜匣看看，請的都是些誰？」寶釵聽了，忙打開拜匣，取出請帖來看了一看道：「咱們家的是滿有的，還有東府的大嫂子和兩個小大奶奶，親戚家就是雲妹妹和二姐姐、三妹妹。」

湘雲聽了笑道：「我不去罷。昨兒病成那個樣兒，鬧大夫的、藥的，今兒可就又去赴席，教人家瞧著是個什麼樣兒呢。」

王夫人笑道：「我的兒，你快別這樣。昨兒你得了病的話，外頭人並不知道，只管逛逛去。」湘雲聽了，只得應允。鳳姐道：

「太太，我想平兒已是臨月的人了，大肚累墜的，他可以不必去罷。巧姐呢，昨兒劉姥姥打發人來告訴我，他這兩三天兒裡頭就要進城來呢，大概周家要擇日子娶巧姐過門。因為昨兒史大妹妹病了，太太心裡懊惱，所以我也沒敢告訴。我想，巧姐既是人家眼看要娶，我也得在家裡替他料理料理。今兒姨太太那裡請，我們屋裡只教他尤家二姨兒去罷。」王夫人聽了道：

「也使得罷了。我想這會子差人問問你二姐姐、三妹妹去，看他們能來不能來。我的意思，咱們今兒晌午就去，也和你姨媽新親家母先多說說話。留下你林妹妹和寶玉，晚上先到廟裡見見老太太和你姑媽，會到一塊兒再去，你們說好不好？」湘雲、寶釵、

黛玉會了意，齊聲道：「好！」於是，大家又坐著說了會子閒話，這才散去。

到了晌午，迎春、探春兩家都差人來告訴說，家中有事，姑娘們俱不能來。於是，邢夫人、王夫人帶了湘雲、惜春、李紈、尤二姐、寶釵會上東府的尤氏、秦可卿二人。胡氏也是將近臨月的人了，也就不肯出門。當下大家坐了六七輛轎車子，一齊來到薛姨媽家來。剛進了大門，早見薛姨媽、封氏奶奶，率領著香菱、寶蟾、岫煙一齊迎了出來。大家相見，歡喜非常。

敘過了寒溫，便往裡讓，進了宅門，又見寶琴、尤三姐、劉姥姥三人在院子裡迎接。彼此問好畢，王夫人向劉姥姥道：「姥姥，你是幾時進城來的？」劉姥姥笑道：「我是今兒一早進城來的。本是要到姑太太那裡去的，誰知道走到半路上，這裡的姑太太又拿車接我來了，我所以才先到這裡的。」說著，便同走上房。

邢、王二夫人先與封氏奶奶見過了禮，又與薛姨媽、香菱道了喜。李紈、寶釵等挨次兒都行過了禮，大家依序就坐。丫環捧上茶來。茶罷，邢、王二夫人先將黛玉到廟，以及平兒等不能來的緣故，告訴了薛姨媽，便和封氏奶奶彼此敘了一會子一往的事情。香菱又抱上小孩兒來，大家輪流抱了，逗著玩笑了會子。薛姨媽便吩咐先擺幾樣果子，燙了酒來喝著。一面將打八角鼓兒的女檔子，並說書的女先兒都叫上來。請安已畢，安排桌椅，鋪了紅氈，便琵琶弦索笛管笙簫的熱鬧起來，直唱到定更時分方罷。

大家散坐吃茶。只聽有人進來稟道：「賈老太太、林姑太太來了！」這裡大家聽了，一齊起身迎了出來。早見鮑二家的攙了賈母、司棋攙了賈夫人下轎走了進來，後面乃是寶玉攙著黛玉，二人緊緊相隨。一見眾人迎了出來，黛玉忙向寶玉丟了個眼色，寶玉會了意，忙鬆了手，低聲道：「你好生走，看仔細絆倒了，我到書房裡去罷。」說畢，遂向書房去了。

這裡賈母見了薛姨媽，笑道：「我道喜來遲了。那一位是我們的神仙新親家母？」只見封氏奶奶走了過來，笑道：「老太太可好，你老人家才是真正的老神仙呢！我那裡敢當你老人家這樣稱呼。」於是，拉了賈母的手，同進了上房。大家彼此對要行禮，謙讓了會子。只見上面炕上的酒席，早已擺停當了。

正中的炕上是首席，便讓賈母、賈夫人坐。東邊一席，便讓邢、王二夫人坐。西邊一席，便對封氏奶奶和劉姥姥坐，薛姨媽下邊相陪。橫炕上也擺了三席：首席是惜春和尤氏、尤三姐坐，陪的是寶琴。二席是李紈、尤二姐、秦可卿坐，陪的是香菱。

三席是湘雲、寶釵、黛玉，陪的是岫煙。丫環們先送上茶來，然後斟上酒來。

賈母擎杯向封氏奶奶道：「親家太太，你這些年在那裡住著來，怎麼認著我們親家公了？」封氏奶奶笑道：「我的老太太，說起來教你老人家笑話。我們當日，原是在蘇州閶門內仁清巷居住著來。女兒五歲上，因上元看燈，被人拐去。後來隔壁葫蘆廟失火，延燒了我們的家產。我們夫婦無奈，只得投奔到常州我娘家，住了幾年。後來因為過不來日子，我們當家的就跟著和尚、道士出家去了。今年我父親又死了，剩了我一個，孤鬼兒似的，又沒一個大錢的過活兒，弄的我沒了法兒，罷了，尋了死罷。把心一橫，才要上吊呢，我們當家的就回來了。告訴我說：他如今已修成了仙了，女孩兒也到了好處了，我把你送到女兒家去罷。說著就把蒲團鋪在院子裡，我們兩口子坐在上頭，他教我把眼睛閉下，我只覺得耳內呼呼的風響，不過有一頓飯的工夫，就到了這裡城外公館裡了。第二日，女婿就拿車把我接進來了。如今雖然見了女孩兒，只是我在這裡打攪我們親家太太，我心裡覺著怪不安的。」賈母道：「親家太太快別說這樣外道話，自己女孩兒家，比得別處嗎？我們薛姨太太也是最愛親戚的。你昨兒見了你女孩兒，你還認得他的模樣兒麼？」封氏奶奶笑道：「五歲上就丟了的，模樣兒那裡還記得呢。這兩天，我留心看他說話、行事的光景兒，還有點子像他小時候的那個樣兒。」賈母笑道：「這會子他竟是滿腹的文章了，詩也做的很好。都是我那外孫女兒教的。」封氏奶奶笑道：「我昨兒就聽見我女兒說，這位大姑娘是當代第一個才女。」

我聽見說他們這一段死生因果，真是千古風流佳話。才剛兒我只顧和老太太、姑太太說話，竟把這位大姑娘沒得細細的瞻仰瞻仰。」賈母聽了，指著橫炕上道：「那第三席上第二位不是他麼！」薛姨媽道：「我也疏忽了，林姑娘是跟了老太太來的，怎麼也沒給他擺點心呢。」忙回過頭去問道：「姑娘你是後來的，只怕也餓了。」

誰知湘雲、寶釵、黛玉三人，正把臉兒湊在一處，低言悄語的告訴林公已經應了轉求僧、道替湘雲成全好事的話。薛姨媽一連問了三遍，黛玉只顧和湘雲說話，並未聽見。薛姨媽笑道：「噯喲，你們姊妹們成日家耳鬢廝磨的在一塊兒，難道總沒把話說夠，這會子到底交頭接耳唧咕的都是些什麼喲！」賈母見了笑道：「哦，是了，我把這件事也忘了。你把他們那一席挪了過來，放在我們的這一席前頭，不但說話兒就近，而且也教甄親家太太瞧瞧他姊妹們。」薛姨媽聽了，忙命丫頭們過去告訴了寶釵。即刻把這一席連桌子抬了過來，放在正中首席的前頭。湘雲、黛玉、寶釵、岫煙四人分兩面坐下。

賈母用手指著向封氏道：「親家太太，你瞧瞧他們姊妹們。」

這一個，是我娘家的孫女兒。這一個是我的外孫女兒。這一個是我們薛姨太太的女兒，也是我的孫子媳婦兒。這一位，你自然是認得的了。」封氏奶奶顧著眼睛將他們四人仔細一看，笑道：「老太太，怎麼姑娘們就長的一個賽如一個的。這位林大姑娘和我們親家太太的大姑娘，都是給了寶二爺的了。我聽見這位寶二爺也就是個千中選一的個人兒，月下老兒真也再沒有錯配了的。不知道這位史大姑娘給了誰家了？」

賈母道：「我正要告訴你們他的事情呢。他女婿也是個才貌雙全的人兒，剛只娶了他半年，女婿就死了。才剛兒他林姐姐到廟裡，為他這件事和林姑老爺商量。也是天緣湊巧，甄親家老爺也來了。林姑老爺就將這件事和他商量，我們這位神仙親家老爺就一力擔承了。因為隱了姓名，難以找魂，虧了還有個行樂圖兒，林姑老爺就教掛在二堂上，把馮淵、秦鍾、崔文瑞、潘又安都教進，又教他們看了模樣兒，到地府裡去找魂。」

誰又知道，更巧極了，他們四個人看了都說，這個人不但知道，而且認得，是回崔守備的兒子在一塊兒住過的。因為他隱暱姓名，閻王那裡無案可稽，沒法兒收留他，只得把他算作遊魂，只怕這會子還在關帝廟弄了幾個學生教書呢。姑老爺聽見這個話，就喜歡極了。一面告訴寶玉，教他明兒把史大姑爺的靈柩先搬到廟裡去。一面差了秦鍾、崔文瑞到地府去找了魂來。二位仙師一來，就有了指望了。」眾人聽了賈母之言，無不歡喜。

封氏奶奶便與湘雲道喜。湘雲道：「這都是姑老爺、甄老伯的大德，我該給姑娘、太太、甄老伯磕頭才是呢。」王夫人道：

「我的兒，你不用忙，且等姑爺回了生，我把你帶到各處裡燒香磕頭去。」眾人也都替湘雲道喜。

正在歡笑之際，薛姨媽故意的逗笑兒，向賈夫人、封氏奶奶笑道：「二位親家太太，我們親家老爺，一位是城隍，一位是神仙，竟有本事把死人會弄活了。你們兩人到底也可憐可憐你親家母麼，怎麼想個法兒，把我們寶丫頭他爹，也替我找了回來呢。」招的眾人哄堂的大笑起來。急的寶釵紅了臉，埋怨道：「這個媽媽，你老人家喝上兩盅兒，把什麼話都說出來了。」

賈夫人笑道：「我的兒，你不用著急，你媽媽看見你們姊妹們，都是成雙做對的了，他的老興自然也要發作了。甄親家太太，這件事，咱們姊妹倆倒要出點勁兒才是呢。」說的眾人又都大笑起來。

只聽劉姥姥笑道：「姑太太，我也要請教一件事情，死了四十多年的人，也能夠回生不能？」賈夫人笑道：「這些事我們回去也還要求教於人的，自己那裡能夠知道呢。你且說說，這個死了四十多年的，到底是個誰呢？」劉姥姥笑道：「噯喲，這個姑太太怎麼追根究底的問起來了，除了我老頭子，我還盼誰回生呢。」封氏奶奶道：「姥姥，你也不必打聽能不能，你只打聽我們親家太太的事辦成了，你的事也就成了。」眾人聽了，又都笑起來。

賈母道：「姥姥你前兒說，你是個鄉下人兒，輕容易不能進城，今兒又是那一陣風兒把你刮進城來了？」劉姥姥笑道：

「我原是不能進城的。因為你們周親家奶奶，煩我進城到府上見見姑太太，說他們九月裡就要娶巧姑娘過門呢。誰知道走到半路兒上，這裡的姑太太，又差人拿車接我去了。」賈母聽了，忙問王夫人道：「巧姐今年十幾歲了？」王夫人答道：「今年十五歲了。論起歲數來，給人家作媳婦還小呢。」賈母道：「我們既給了人家，就該由著人家才是呢。終久總是要教人家娶的，咱們能夠留一輩子嗎？十五歲也不算很小了，我當日就是十五歲上到咱們家來的。但不知針線活計、嫁妝都有了沒有？」

王夫人道：「我們平兒真是個好的。自從巧姐給了周家以後，他就成日家鬧針鬧線的。如今樣樣兒都弄全了，其餘的木器東西，只要有錢，也沒有什麼難辦處。昨兒因為劉姥姥差人送了個信兒，所以今兒鳳丫頭和巧姐都沒來呢。」劉姥姥聽了忙道：

「既是老太太金口玉言的許了，想來姑老爺、姑太太也再沒有什麼說的了，我明兒也就不必再到府上去了，趁早兒趕回去，他們家還等回信兒呢。」賈母道：「我們兩位太太是沒有什麼說的了，只不知璉兒和鳳丫頭願意不願意？」邢夫人道：「老太太既然應許了，他們還有什麼說的呢。」賈母聽了道：「咱們家如今的事業，原不能像先了，有起正經事來，總得在外頭拉扯借貸。知道璉兒如今的把式打得開打不開呢？這一副嫁妝也不是一兩個錢辦得來的。」黛玉道：「老太太不用操這一番心，我和寶姐姐的木器、銅器、銀器、錫器用也用不了的，每人拿出一半兒來，也很夠了。」賈母道：「很好。既是這樣，他們要娶，就教他們娶罷。不用駁人家的回兒了。我還有一件事要和你們商量，這個晴雯、金釧兒兩個丫頭在太虛幻境服侍了林丫頭一場，如今既然也都跟著回了生，想來這也是一定的個道理，早些給寶玉放在房裡，也就算完了他們的心事了。」

王夫人道：「我們也久有此心。只是家裡又有個紫鵲，他原是舊日服侍林姑娘的人，況且又是一個忠心實意的好丫頭。寶丫頭跟前，也有個鶯兒。又不好厚一個薄一個的。若說把這四個丫頭都給了寶玉，又怕老爺說房裡放的人太多了，於寶玉無益，所以有這點子難處。」賈母道：「這又怕什麼呢，誰家沒個三妻四妾的，難道都無益了麼。只把這件事交給寶丫頭、林丫頭兩個人，但要於寶玉無益了，惟他們兩人是問就是了。」說的寶釵、黛玉不敢答言，相視而笑。賈母又道：「才剛兒寶玉不是同我們一塊兒來的麼，怎麼這半天沒見他呢？」薛姨媽忙問道：「外甥來了麼，怎麼我總沒瞧見他呢？」賈夫人道：「只怕在書房裡和他哥哥們在一塊兒呢罷。」薛姨媽聽了，忙命丫頭們到書房裡去看看。

丫頭們去不多時，回來稟道：「寶二爺、柳二爺、大爺、二爺都在書房裡吃了飯，這會子四個人都到報恩寺張羅著抬史大姑爺的靈柩到廟裡去了。」賈母聽了道：「姨太太，時候不早了，我們吃飯罷，酒也夠了。」封氏、劉姥姥、邢、王二夫人都道：「實在酒也吃的不少了，也都醉了。」薛姨媽聽了，又每人敬了一大杯，這才端上飯來。

大家吃畢，盥漱，散坐吃茶，又說了一會的閒話。賈母、賈夫人遂吩咐伺候起身，告辭。眾人送至二門外，看著上轎而去。尤三姐、劉姥姥、邢、王二夫人領著李紈、尤氏及一干的姊妹人等，都與薛姨媽道謝，上車各自回家。

且說邢、王二夫人到家後，各自歸房安寢。寶釵、黛玉回到怡紅院，早有晴雯、金釧兒、紫鵲、鶯兒四個人迎了出來。

問了問寶玉，尚未回來。釵、黛二人脫了新衣，便將才剛兒賈母所說之言，告訴了他們四人一遍。他四人聽了，都碰在心坎兒上來了，都不好意思喜歡出來，卻都故意的臉上放的淡淡的，服侍釵、黛二人脫衣就寢。

不過盹睡了片時，東方大亮起來。剛正梳洗，只見寶玉笑嘻嘻的走了進來，急問道：「史大妹妹呢？」黛玉道：「到秋爽齋睡覺去了。」寶玉道：「你怎麼又不給他做伴兒去呢？」

黛玉道：「他說他的病已經好了，不要我去了。」寶釵道：「你們這麼蠍蠍螫螫的，想是史大妹夫有了回生的信兒了麼？」

寶玉道：「昨兒晚上，我和柳二哥、薛大哥、薛二哥一同吃了飯，出去就僱了幾個閒漢到報恩寺把靈柩抬到姑老爺廟裡。我師父和甄老伯早已在那裡等著呢，即命打開棺木。只見我師父披髮仗劍，口誦真言，繞柩三匝，即取出金丹一粒，用甘露調化納入口中。不過頓飯之時，果見眉目流動，大有生機。事也湊巧極了，恰恰的秦鍾、崔文瑞把他的真魂也找了回來了。剛把他的肉身從棺內抬了出來放在軟榻上，他就『啞啞』出來了。」

所以我就飛馬跑了回來，告訴了太太，快把史大妹妹拿車送回去罷。過會子抬了回來，也有人好照應了。」釵、黛二人聽了，俱各大喜。忙忙的梳洗了，都一齊到秋爽齋來。

只見湘雲早已梳洗完畢，靠著靠背，拿著一支長桿子煙袋，在那裡呆呆的出神。寶釵叫道：「雲妹妹，我們給你道喜來了！」

你怎麼出了神了呢？」湘雲聽了，立起身來，只見釵、黛、寶三人一齊進來，惟恐他們又來耍笑他，忙道：「你們大清早起的，這又不是大伙兒來鬧我來了嗎？」寶玉聽了，忙將昨晚抬棺到廟，僧、道作法的話，從頭至尾的告訴了一遍。湘雲這才喜動顏色，連忙換了衣服，帶了翠縷，同釵、黛、寶三人一齊到王夫人上房。此時王夫人早已吩咐套了轎車子，又派了周瑞家的、吳新登家的兩個有年紀懂事的婦人，送了湘雲到家，就在那裡照應。分派一定，一見湘雲進來告辭，忙迎了出來與他道喜。大家送到榮禧堂外，看著他上了車。仍命寶玉騎馬跟隨，送了回去。

午後賈政退朝。王夫人便將史湘雲的女婿回生，以及周家擇日要娶巧姐，並老太太吩咐將晴雯、金釧兒、紫鵲、鶯兒都給寶玉收到房裡的話，告訴了一遍。賈政初聽了湘雲之婿回生之事，不勝之喜。及聞周家要娶巧姐，便覺躊躇。惟恐家內空虛，辦理陪送不易。後來聽到將晴雯、金釧兒、紫鵲、鶯兒四個人人都給寶玉放到房裡，便皺眉道：「小人兒家已經有了兩個媳婦，且等過了四十歲之後，再立妾也還不遲。即或不然，再放一兩個人，也就是了，怎麼四個的放起人來，大非養身之道！」

王夫人道：「這是老太太當面吩咐的，老爺倒不要違背他老人家的話才是呢。」賈政聽了，沉吟了一會道：「既是老太太願意，我們就遵著辦就是了。我想，兩個媳婦，都是讀過書的人，你只告訴他們，把寶玉管著些兒就是了。」說的王夫人也笑了。

晚上寶玉回來，將湘雲之婿回生之後，抬到家中，灌了些飲食，如今精神健旺，起來也能說話了，告知了賈政、王夫人。

老夫婦不勝歡喜。到了次日早朝，賈政便將此事稟知了北靜王。

北靜王聽了，便於辦公奏事之暇，面奏了聖上。聖心大悅，因降旨查其隱姓之由。北靜王又奏，原係勳舊子弟，因其祖父在先帝時得罪，不敢直說姓名。聖心深為憫惻，因念林如海承嗣，因降旨與林如海承嗣，賜姓林名成玉。俟調理壯健時，該部帶領引見，量才擢用。聖旨一下，早哄動了滿朝文武及軍民士庶。

凡屬與榮寧兩府並史侯家有瓜葛者，俱各紛紛賀喜，一連熱鬧了幾日。

就有劉姥姥，一來為道喜，二來為巧姐之事，來見王夫人。

言周家擇定九月初二日，娶巧姐過門。賈政、王夫人便叫了賈璉來商議。賈璉也沒有什麼不肯的。也只躊躇嫁妝難辦。王夫人又將釵、黛二人，情願各將嫁妝拿出一半兒來的話說了。賈政、賈璉聽了，不勝歡喜，這才應許下了。鳳姐又留下劉姥姥多住些日子，以備平兒分娩。先打發旺兒媳婦，到周家通知了他們。王夫人又向賈政商量，給晴雯、金釧兒、紫鵲、鶯兒上頭圓房，也湊在巧姐出嫁這一日，以省糜費。賈政也依了。

光陰迅速，不知不覺已交了九月。賈政預於初一日五鼓到城隍廟拈香，請賈母、賈夫人來家。賈母便吩咐將舊日住的上房騰出來，把所有人世一切穢污之物，打掃乾淨，焚起香來。

到了初一日晚上，賈夫人先差了幾個丫環、僕婦前來伺備飲饌，然後同賈母帶了鴛鴦、司棋、鮑二家的，一齊坐轎而來。這裡邢、王二夫人，率領著眾姊妹們，先迎到上房。吃了茶，歇息了片刻，便用竹椅子抬了賈母前行。賈、邢、王姑嫂三人，領人眾姊妹們隨後，眾星捧月，都到大觀園來。先從瀟湘館、怡紅院、秋爽齋、暖香塢、紫菱洲、蘅蕪院、稻香村挨著次兒逛了一遍，然後到鳳姐這邊來。

剛一進月門，只聽鳳姐在屋裡嚷道：「二姨兒你到底也動一動兒嗎，累死我了。這不是，白日裡過嫁妝，我一時兒想不到，就忘下了好些的東西。這會子，那一個又覺撒了，要養孩子呢，動轉不得了，把我一個人兒累的蹄兒、爪兒亂動彈，和打十全兒似的。你倒在旁邊沒事人兒似的，噙著袋煙兒坐著起來了，你到底也幫我一幫嗎，怎麼就見死兒不救呢。」又聽尤二姐道：「陪送姑娘的東西，都在你箱子裡，我可知道都是些什麼，可教我做那一條呢。做的是了不是了的，你又該叨叨得了。」又聽鳳姐道：

「你這裡做不來，你去照應照應那個養孩子的人去呢。」尤二姐道：「你這越發說的沒了道理了。」

我又沒養過孩子，我可得個什麼兒呢？」又聽鳳姐道：「啞啞，恨死我了。你去告訴他，說瓜熟蒂落，到了時候兒，自然要養的，不用哼哼唧唧的，看仔細人家笑話。難道這個話你也說不來嗎？」賈母聽了笑道：「鳳丫頭你不用著急，我們都替你幫忙來

了。」鳳姐聽了，忙迎了出來，笑道：「我早就聽見老祖宗來了。心裡急的什麼似的，一個總騰不開身子，教人有什麼法兒呢。姑太太和二位太太、眾位姊妹們都來了，你們看看，我們屋裡董的可有個下腳的地方兒嗎！」

賈母領了眾人一齊進來，望了一望，只見箱子、匣子搬了一地，翻的亂騰騰的。巧姐在炕上坐著，哭的抽抽噎噎的。劉姥姥在旁邊坐著相勸。賈母便坐在炕沿兒上，拉了巧姐的手勸道：「我的兒，你不必哭了，世上都是這樣的。大凡作女孩兒的，原沒有在娘家過一輩子的理。我的乖乖，你就記不得，咱們那年聽那個八角鼓兒上唱的曲兒，說『彩轎兒到門前，喜的那跳鑽鑽』，你怎麼盡自哭起來了。」說的眾人都笑起來。

賈夫人才要說話，只見尤二姐從套間內走了出來，叫道：